

## 《西厢记》中“大”读“堕”音考

王雪樵

蒋星煜先生《王实甫〈西厢记〉成书于金代说剖析》一文，是批评已故戏曲理论家戴不凡“《西厢记》完成于金代”的观点的。此文第二部分谈到杂剧体例演变时，蒋先生认为，元杂剧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过两个中心，初期是以大都北京为中心，后来渐次向南发展，使得本来是南戏中心的杭州，也成了杂剧演出频繁、仅次于大都的第二个中心。这样，作为南戏演出中心的杭州，对北杂剧势必会从音韵、曲律、内容各方面产生影响。文章接着说：

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。《西厢记》第二本第四折（王案：应为第三折。是否版本不同？）（《夫人负恩》出）莺莺所唱〔月上海棠·么篇〕：“不甚醉颜酡，却早嫌玻璃盏大。”在这里“大”读作“堕”，否则便不叶韵，不好唱。而在七百年以后，南北交通便利异常的今天，北京仍无此读法。只能是杭州流行杂剧之后，杂剧作家才如此叶韵的。而周德清也没有去指摘剧作者，而是从实际出发，在《中原音韵》中列入了“大”字读成“堕”的说法<sup>①</sup>。我们也不能认为元代统一中国之前，金代早已在北方这样读了。（见《西厢记考证》第29页）

笔者认为，蒋先生提出的北杂剧南下杭州后势必会从音韵、曲律、内容各方面受到南戏的影响，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；指出《西厢记》中“大”读作“堕”音也是很对的<sup>②</sup>。但是以后者来证明前者，则是找错了例子。

《西厢记》中“大”读“堕”音叶韵的例子有两处，都见于第二本第三折。一处即为蒋文所提到的，这一段唱词全文是：

〔月上海棠·么篇〕一杯闷酒尊前过，低首无颜自摧挫。不甚醉颜酡，却早嫌玻璃盏大。从因我，酒上心来较可。文中过、挫、酡、大、我、可诸字叶韵，“大”字依韵当读如“堕”音。另一处是：

〔殿前欢〕恰才个笑呵呵，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。若不是—封书将半万贼兵破，俺一家儿怎得存活。他不想姻缘想甚么？到如今难着莫。老夫人谎到天来大；当日成也是您个母亲，今日败也是您个萧何。

文中呵、多、破、活、么、莫、大、何诸字叶韵，“大”字依韵亦当读如“堕”音。

“大”字今普通话读作〔tɑ〕，又音〔tai〕，还有一个方音读法就是“堕”〔tuò、t'uo〕。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第十二歌戈去声：“舵、堕、髭、惰、剝、大、驮、瘡”，指的就是这个读音。这也是很早就北方形成的一个读音。蒋先生以七百年后的今天，“北京仍无此读音”为理由，从而断定“只能是杭州流行杂剧后，（受南戏音韵的影响）杂剧作家才如此叶韵的”，并且进一步推断“也不能认为元代统一中国之前，金代早已在北方这样读了”，这就不大合乎语音史的实际了。

那么，事实究竟如何呢？

第一，元杂剧早期作家的作品中，“大”读“堕”音的例子很多，很难说都是受了杭州南戏的影响。如被锺嗣成《录鬼簿》列为“前辈已死名公才人”的杂剧大师关汉卿，是个由金入元的人物，他的作品中就不乏其例。象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》杂剧第四折〔收江南·收尾〕曲：

多谢你大恩人救了咱全家祸，抬举的孩儿每双方长大。  
莫说他做亲的成就好姻缘，便是还俗的也误不了正结果。

文中祸、大、果叶韵，“大”字依韵当读如“堕”。又如《关张双赴西蜀梦》杂剧第三折〔哨遍·耍孩儿〕曲：

西蜀家气势威风大，助鬼兵全无坎坷，糜竺糜芳共张达，待奔波怎地奔波？直取了汉上才还国，不杀了贼臣不讲和。若是都拿了，好生的将护，省可里拖磨。

文中大、坷、波、国、和、磨诸字叶韵，“大”字依韵也当读如“堕”音。再如同样被列为“前辈已死名公才人”的元曲四大家之一，马致远的《开坛阐教黄粱梦》杂剧第四折〔叨叨令〕曲：

我一拳打的你牙关挫，这厮死尸骸也济得狼虫饿。至如将小妮子抬举的成人大，也则是害爹娘不争气的赔钱货。不摔杀要怎么也波哥！着你泼残生我手里难逃脱。

这里挫、饿、大、货、哥、脱诸字叶韵，“大”字依韵也当读如“堕”音<sup>③</sup>。关汉卿、马致远和王实甫都是元曲早期作家，又都是北方人，在他们创作《鲁斋郎》、《西蜀梦》、《黄粱梦》、《西厢记》时，北杂剧中心是否已南移杭州，是颇值得怀疑的。说由于杂剧中心南移，南音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，从时间上推算似乎不大可能。

第二、从“大”字的音值演变过程看。“大”字是果摄开口一等去声个韵定母字。《广韵》个韵第三十八注音为“唐佐切”，又音“唐盖切”。《广韵》沿袭的是《切韵》音系。据王力先生《汉语语音史》拟测：

1. 隋至中唐时代的果摄字，歌个部音值为〔a〕〔at〕，戈果过末部音值为〔ua〕〔uat〕。当时的“大”字当读如〔ta〕或〔tat〕<sup>④</sup>；

2. 晚唐至五代音系，歌戈部音值为〔a〕，其中开一〔a〕，包括《切韵》歌个部字，可知当时“大”字仍读〔ta〕；

3. 宋代音系，歌戈部音值为〔ɔ〕，其中开一〔ɔ〕包括《切韵》歌个部字，可知当时的“大”字已读如〔tɔ〕；

4. 元代音系，歌戈部音值仍为〔ɔ〕，其中开口〔ɔ〕包括《切韵》歌哿个、曷、觉（舌齿）、药（舌齿）、铎、合、盍字，可知“大”字当时仍读〔tɔ〕；

5. 明清音系，梭波部音值为〔ɔ〕，其中开口〔ɔ〕包括《切韵》歌、药（舌齿）、觉、曷部字，合口〔uɔ〕包括《切韵》歌（舌齿）、戈、觉（舌齿）、铎、末部字，个韵字此时分别变为开口〔ɔ〕和合口〔uɔ〕，“大”字作为舌齿音，当读作〔tuɔ〕音；

6. 现代音系，梭波部由于韵头〔u〕的影响，元音高化，〔uɔ〕变为〔uo〕，“大”字读作〔tuo〕或〔t'uo〕音。今天北京话读“大”为〔ta〕或〔tai〕，是沿袭了中古和上古音的读法，王力先生认为这是一种“特殊”情况，不符合歌韵字发展的一般规律<sup>⑤</sup>，而北方其它一些地区“大”仍读如〔tuo〕〔t'uo〕音，则体现了这一规律。

综上所述，隋唐以来歌戈部字的音值演变大体经历了如下过程：

〔a、ua〕（隋唐五代）→〔ɔ、uɔ〕（宋元明清）→  
〔o、uo〕（现代）

“大”字音值演变也经历了如下过程：

〔ta〕（隋唐五代）→〔tɔ〕（宋元）→〔tuɔ〕（明清）→〔tuo、t'uo〕（现代）

由此可知，就汉语语音一般演变规律来看，“大”字从宋代起就开始读如“堕”〔tɔ〕音了，非是从元代中后期受南曲影响才有此读音。

第三、从北方方言读音来看。蒋先生说七百年后的今天北京没有读“大”为“堕”〔tɔ〕〔tuo〕音是对的，但这不等于七百年前的北京话就一定没有这个读音，更不等于北方其它方言中也没有这个读音。事实上，这个读音今天依然在北方话里保留

着，尤其是在西北方言里更为普遍。比如，陕西的长安话就读“大”为〔tu<sup>o</sup>〕，渭南话读“大”为〔t'u<sup>o</sup>〕，乾县话读“大”为〔t<sup>o</sup>〕，山西的运城话读“大”为〔t'u<sup>o</sup>〕，闻喜话读“大”为〔t'e〕，等等。如前所述，这些读音的存在从另一面证明了歌戈部音值演变规律（〔a ua〕→〔ɔ uɔ〕→〔o uo〕）的完整性、普遍性，同时也说明了“大”字音值与歌戈部音值演变具有同步性。

罗常培先生在《唐五代的西北方音》一书中述及唐五代西北方言的韵系及其演变时曾列表指出：《切韵》歌部的音值为〔a〕，第八世纪为〔a〕，第九世纪为〔a〕，第十世纪为〔o〕，近代则为〔o e w〕<sup>⑥</sup>。这里所说的第十世纪，指的正是五代及宋初的一段时间。这说明罗先生的看法与王力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，虽然两人所拟音值小有差别（一为〔o〕，一为〔ɔ〕），但都认为歌部音值在宋代即已开始由〔a〕向〔o〕转变了。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罗先生讲的是西北方言。虽然罗先生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到“大”字音值，但根据这一论断，联系前面提供的材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唐五代后西北方言中的“大”字读音演变面临着如下态势，即：

|      | 唐五代 | 宋 | 元  | 明 清  | 现 代  |
|------|-----|---|----|------|------|
| 歌戈部字 | a   | ɔ | ɔ  | ɔ uɔ | o uo |
| 大 字  | ta  | ? | tɔ | tuɔ  | tuo  |

在这种态势下，“大”字音值不可能与歌戈部其它字不实行同步演变。因此，上列表中的（？）无疑应该是一个〔t<sup>o</sup>〕，即蒋先生所说的“大”读“堕”音的“堕”。

另外，前面提到“大”字尚有“唐盖切”即读泰韵〔tai〕

的一音，从《唐五代的西北方言》所提供的材料看，这一音读当时亦有变化。书中《阿弥陀经》和《大乘中宗见解》两部文献的汉藏对音，“大”字一律拼写为〔de〕音，与今天的闻喜话读音〔t'e〕已较接近（浊音清化，变送气）。同〔to〕〔tuɔ〕〔tuo〕〔t'uo〕诸音比较，这一演变或许显得更积极了些，但我们也不妨把它看作“大”由泰韵〔tai〕这条渠道向〔te〕音演变的一个开始。同时它也进一步表明，五代末至宋初西北方言中“大”字读音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时期，北方话里的“大”读“堕”音，很可能就是从西北方言最先迈开步子的。

第四，从《中原音韵》的成书过程看。《中原音韵》传系元代高安周德清所撰著，历来被奉为北曲韵书之祖。那么，《中原音韵》是否一空傍依，独立门法之作呢？许多音韵学家都认为不能这样看。早在明代，程善之在《啸余录·凡例》中就认为：

“《中州韵》宋太祖时所编”“《中原音韵》一以正《中州韵》之伪，一以辨阴阳之失”<sup>⑦</sup>。本世纪四十年代末，陆志韦先生在将《中州音韵》同《中原音韵》加以比较后认为，两书“一定是同出一源的”。“十四世纪以前，北曲早已有韵书，把‘中州韵’推到南宋的话也未必全然胡说”<sup>⑧</sup>。近年来，一些学者将王文璧校正的《中州音韵》日本内阁文库明刊本同明弘治十七年刊本对比研究，认为“《中州音韵》出于宋代，后经周氏‘解注’，王氏校正，才变成我们今天见到的样子”<sup>⑨</sup>。根据上述说法，则周德清的贡献只是对宋代的北曲韵书作了一番“解注”工作，而《中原音韵》的韵类音值或许早在宋代已大体固定下来，“大”读“堕”音宋代北曲韵书或许早已存在，当然也就更谈不上“南曲影响北杂剧”而后形成这个读音了。

我国古代关于方音的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，这对我们考证“大”字的方音读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即或如此，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已可以说明《西厢记》中“大”读“堕”

音用的是北曲所固有的音，而不是借鉴南曲的“舶来品”；这一读音在北方的形成当在元代之前。

注：

①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第十二歌戈去声：“舵、堕、露、惰、垛、大、驮、瘥”。对这一组同音字的音值，赵荫棠《中原音韵研究》拟为〔tuo〕，王力《汉语语音史》、陆志韦《释〈中原音韵〉》拟为〔tɔ〕，当以王、陆之说为是。

②“堕”字读音各地不同。今北京话读如〔tuo〕，西北一些地方读如〔tuo〕〔tɔ〕〔tɔ〕或〔te〕，吴语读如〔duə〕或〔dɔ〕。蒋先生这里所说的“大”读“堕”音，笔者理解是相对于传统的“大”读〔ta〕〔tai〕音而言的。因而以上几种不同音值，都可以看作蒋文所说的“大”音，不可拘泥以求。

③王力《汉语语音史》“元代的韵部”一节举例标音，将这里的“大”字标音为〔tɔ〕。

④“大”字古为定母字，拟音当为〔da〕和〔dat〕。因为本文只讨论韵部音值演变，为简化行文，“大”字声母一律写作〔t〕。下同，不再作说明。

⑤见王力《汉语史稿（上）》（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）第147—148页。王力先生在这里提到“大”和“他”两个歌部字属于“特殊的字”。其实，这两个字既有它们特殊的一面，也有他们“随大流”同步演变的一面。除了“大”字在西北方言读如〔tuo〕〔tuo〕音外，“他”字在今天河北保定一带读如〔tuo〕音，也说明了这两个字同歌部其它字演变的同步性。

⑥见罗常培《唐五代的西北方音》（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）。

⑦转引自赵荫棠《中原音韵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57年10月版）。

⑧见陆志韦《近代汉语音韵论集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88年版）。

⑨见许德宝《〈中州音韵〉的作者，年代以及同〈中原雅音〉的关系》，刊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四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省《运城报》编辑部